

# 深宫

SHEN  
GONG

舟洲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之铿锵玫瑰

深宫风云变幻  
唯一不变的是我对你的爱

# 深宫

SHEN  
GONG

之铿锵玫瑰

舟洲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深宫之铿锵玫瑰 / 舟洲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80673-991-4

I. 深… II. 舟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4251 号

**深宫之铿锵玫瑰**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作 者:    | 舟 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策 划:  | 张国岚 |
| 责任编辑:   | 张亚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美术编辑: | 美 慧 |
| 特约监制:   | 苏 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特约编辑: | 何亚娟 |
| 封面设计:   | 小 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责任校对: | 成 仁 |
| 出版发行:   | 花山文艺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地 址:    |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邮政编码:   | 05006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网上书店:   | <a href="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">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</a> |       |     |
| 邮购热线:   | 0311—8864324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销售热线:   |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传 真:    | 0311—886432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E-mail: | hspul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印 刷:   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经 销: 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开 本:    |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字 数:    | 35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印 张:    | 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版 次:    | 2007 年 7 月第 1 版<br>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书 号:    | ISBN 978-7-80673-991-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定 价:    | 23.8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卷·深宫恩怨· | 1   |
| 第二卷·碧海情天· | 47  |
| 第三卷·烈火红颜· | 129 |
| 第四卷·风云再起· | 217 |

番外合集·  
271



第一卷  
SHEN  
GONG  
深宫恩怨



## ●初入时空

我自黑暗中醒来，只觉四肢百骸酸痛不已，全身软绵绵的，无丝毫力气。

这是哪里？锦被覆体，薄纱飘荡，金黄的刺绣刺得眼前光轮一圈圈晕染开去。

龙凤木雕的梁柱，华丽的锦绣绸缎，古朴的建筑构造，无一不在告诉我，这里根本不是我熟悉的世界。

我费力地支起身子，不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

我不是死了吗？被那辜负我的爱人，硬生生自邮轮上推下大海。

“太子殿下，太子妃醒了！”紫色的纱帘猛地撩开，一个尖细而怪异的嗓音响起。

太子殿下？太子妃？都什么年代了，怎么还有这样的称呼。

我讥讽地笑笑，眼前的一切，怕只是梦一场吧。

然而，抬头的刹那，我却看到一个一身明黄之人，气宇轩昂地站立床前，背对着我。

我就这样恍恍惚惚地看着他。

他转过身来，身姿优雅。

一张绝世俊美的脸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闯入我的视线。

真真是面如冠玉，眼、眉、鼻、唇都极其完美精致，上天真是眷顾他啊！

他嘴角噙着温柔的笑，像极了和煦的风。

然而，我却从他那片冰凉凉的眼眸里，读到了不屑与冷酷。

“让你受委屈了！”他的声音极其好听，同韩鑫那高扬的调子不同，是低低沉沉的，却又有股子从内散出的优雅性感。

然而，本是安慰的话，我却听不出半分暖意，倒似特意嘲讽似的。

又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伪君子！一股怒意直从心底深处蹿起，顾不得眼前一切是梦是真，那股被背叛的恨意已烧去我所有的理智。

“我能受什么委屈，谁又能让我受委屈！”我恨恨地说。

他一怔，诧异地看着我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

扑通一声，帘帐外一个人影直直跪在地上，对着男人猛磕头：“殿下恕罪，太子妃大病初醒，神志尚未清醒，并非有意冒犯您啊！奴婢替太子妃向您赔礼了。殿下恕罪啊！”

男子一皱眉，收起刚才的温柔，冷然看着我：“夏紫澜，你可知，若不是看在皇后面上，我可将你治罪。”

我猛然一惊，这唱的是哪一出？深宫恩怨吗，莫非我电视看多了。

男子说完，大踏步地离去。

我却呆愣地看着眼前一切，不知今夕是何夕。

“太子妃，太子妃，您哪里不舒服，奴婢去招太医过来给您瞧瞧。”

帘帐掀开，伸进来一张怯生生的秀丽小脸，正是刚才为我求情的女子。

我头疼地揉揉太阳穴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为何他们都是一副古代的装束。

“告诉我，这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”

女子吃吓，看着我满脸惊慌：“太子妃，奴婢是小莲啊！这里是紫莲宫，您不记得了吗？”

纵然我再怎么不相信，小莲的解释以及眼前的一切，却告诉我一个不争的事实——跌下大海的我，掉入了一个我所不知的时空，成为了锦绣皇朝的未来太子妃。

跌跌撞撞地走到窗前，打开窗，赫然出现的是气派非凡的宫殿。

然而，我却觉得它像一头怪兽，正对我张开血盆大嘴，要将我吞食。

我心灰意冷地跌坐在地，茫然至极。

上天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！

## ② 平静以待

“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”坐在玉阶上，我轻摇着孔雀绿色的团扇，心里不觉想起了这首古诗。

现在正是盛夏时分，我最是怕热，然而在古代又没有空调，我只能踏着夜色，到花园中乘凉。

自醒来，大约过了一个月，我的心情已由最初的沮丧转为平静。在此，我虽有太子妃身份照护，但伴君如伴虎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既然能从现代穿越到古代，那定然也有这样一条时空之路让我穿越回去。

更何况，我又怎能这样莫名其妙被韩鑫害死呢？虽然到现在，我始终不清楚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，但这已经不重要了。原来所谓的爱情，真的这样不堪一击，只怪我识人不清。然而，我是个天蝎座女子，爱与恨都非常极端，自他推我下海那一刻开始，我问他三年多的感情，便烟消云散。恨他，已成不争的事实。我只待有机会回去，定然要他生不如死。

“太子妃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不休息？小心您的身子骨。”身后传来一个娇娇怯怯的声音，转头看到的，便是小莲担忧薄嗔的表情。

我心头一热：“不碍事，歇息了多日，骨头都要变成石头了。”说来，我也躺了一个月了，身上的伤早已好了，奈何被韩鑫背叛的打击太大，一直令我心中郁郁不快，精神萎靡。

再加上这一个月来，各式各样的人前来探病，我需得假装病后神志不甚清爽，与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周旋，愈加心力交瘁。一来二往，更加拖延了痊愈的时间。只是，那所谓的太子龙天行，却未再踏进紫莲宫一步。看来，这太子是极度不喜欢我这太子妃啊！

“您是千金之躯，纵然受到再大委屈，也不能作践您自个儿的身体啊！”

我但笑不语，知她指的是夏紫澜投湖自尽一事。可惜，我不是夏紫澜。我不过是来自未来世界的一缕冤魂而已。

不过，从小莲的描述里，我已了解事情的大概，但依我推测，夏紫澜绝非像众人所说的是自尽，怕是有人将她推了下去。

唉，这深宫之中，为博得君王一笑，这害人的人，又岂止一两个。即便是原本冰清的人儿，进入这样一个乌黑的染缸，怕也难清清爽爽出去。不说别人，就说我所依附的夏紫澜，她也未必天真到哪里去！

“小莲，若可以，我定当早早放你出宫去。”看着小莲天真的容颜，我心中隐隐不忍，才十五六岁的人儿，何苦在这深宫之中，虚度了光阴。

小莲一听，几乎泫然欲泣：“太子妃，奴婢做错了什么，听凭您打骂就是了，只是别赶奴婢走啊！奴婢自小无亲无故，只有太子妃待我好，奴婢只求能留在您身边伺候，这是奴婢最大的福气，求您了，太子妃。”

我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傻子，你当在这宫里会幸福吗？若能出去，找个好人家嫁了，安安顺顺过一生，那才叫福气哩。”

小莲抬起亮晶晶的眼眸，疑惑地看着我：“可是，您以前不是教导奴婢，能进宫，做皇上的女人，才是最大的福气？”傻瓜，这天底下皇上只有一个，皇上的女人却数不胜数，与千千万万个女人争一个丈夫，又有什么福气可言。

我刚想辩解，却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向我们靠过来。

我谨慎地拉着小莲往后躲，这宫中定有很多人会对太子妃宝座虎视眈眈。我需小心些，否则，只怕成为冤死鬼还不自知。

“小妹莫怕，是二姐。”来人掀开面纱，却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少妇，姿容艳丽，但眼神锐利，有一股掩藏不住的精干。

小莲走上前，对她行了个礼：“见过二小姐。”

“二姐。”我向她淡淡点了个头。原来她就是我二姐夏灵玉。我听小莲提过，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，早已嫁给了郭丞相家的三少爷。

“此间谈话不便，还是到你宫中再叙。”我点头称是，心中却是狐疑不已——妹妹出事一个多月，才如此鬼鬼祟祟前来探望，定然不是什么好事。也罢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总需将眼前情况摸清，方能作下一步打算。



# ●姐姐来访

回到寝宫，遣退一千侍从。她上前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，眉眼含笑：“小妹，看到你无大碍，姐姐就放心了。你可知道，这些天，爹爹一直惦记着你。”

我不着痕迹地将手抽出，恬淡地报以浅笑：“劳姐姐和爹爹费心了，是我的不是。”

哼，我可不是真正的夏紫澜，哪有那般好骗。若真心为她担忧，为何等到出事后一个多月才来看我。若是真心爱惜她，又为何送她一人独入宫中，为你们争权夺势？

夏灵玉看了看左右，确定没有人在，才低低对我说：“小妹，那日推你下水的嫔妃如今正受太子宠爱，而且她又有四王爷当靠山，父亲一时半会儿也没办法对付她，还需你自己见机行事。”

见我没什么反应，顿了一顿，她又说：“姐姐问你一句，你入宫也有半年了，太子可有宠幸你？”

看着她灼灼发亮的眼睛，我只觉一阵寒意，这就是亲人？说来说去，只关心自己的利益。为何现代的父母是这样，到了古代，换了个躯体，依旧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。

也罢，你们不念亲情，我也代夏紫澜做个了断。

“没有，你也知道，太子并不喜欢我。更何况，虽然人人都称呼我太子妃，但我们终究尚未成亲。”

她显然是急了：“小妹，你怎么这般死心眼。只要你和太子生米煮成熟饭，他还能推托吗？等你怀上龙子，皇后定会马上让你们成亲的。”

我脸色猛然沉下，冷笑道：“姐姐，你是教我引诱太子吗？妹妹我可没那么大的魅力。只怕送上门去，他也不要，反当我是三不四的下贱女子。”

夏灵玉竟似没听出我话中的讥讽，反而自怀中掏出一个青绿色的陶瓷小瓶，塞入我手中，笑得极其暧昧：“你只需将这个放入太子的饭菜中，保准他对你神魂颠倒。”

竟然有这样的姐姐，为了权力，不惜这样作践自己的妹妹。心中一把怒火越烧越旺，我狠狠地将瓶子摔碎于地，正色道：“郭夫人，请回去转告夏太傅，夏紫澜已死。现今站在你面前的，是一个全新的夏紫澜。我自己的命运我自个儿做主。今后他休想再利用我为他争权夺利。大家若是和气些，表面父爱女孝也就罢了，若是不高兴，这一生，便绝了来往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”

夏灵玉断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厉害的话，脸色顿变，却硬生生忍下恼火，勉强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：“小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非神志尚未清醒？也罢，今天姐姐说得不是时候，改天等你好些了，姐姐再来。今天这番话，我就当全没听见。”说罢她匆匆戴上面罩，披上黑色外披，直直往门口走去。

然在出门的刹那，她回转身来，我却只瞧见一张阴狠面容：“小妹，你要记住，你生

是夏家的人，这一生便也别想和夏家脱了关系。父亲既然能让你上了天，位居至尊，也能让你跌落地狱，永不翻身。孰轻孰重，你自个儿掂量吧！”

说毕，她消失在茫茫夜色中，一如夜色中的鬼魅，只留下那如毒蛇般的阴狠目光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我暗暗叹了口气，若不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，只怕从今以后，永无安宁了。

扶着窗，遥望窗外那一轮缺了一口的明月。不知家乡的月，是否圆满？离开已经一个多月，那里，是否有人会挂念我！我心中猛然一动，计上心来。

“小莲，带我去个地方，现在就去！”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碧玉池边多了两条纤细的身影。

“小莲，你确定我是在这儿落水的？”我左顾右盼了一番，这碧玉池并不大，然水色碧绿如玉，想是这池水历史悠久。

“回太子妃，那日您就是在那棵柳树下失足落水的。”小莲纤手一指，又惊又疑地看着我。我顺势望去，原来对面种了一排柳树，柳枝细长，柔柔垂挂。我撩起冗长繁复的裙摆，绕过石桥，来到小莲指的那棵树下。小莲亦步亦趋地跟着我，生怕我想不开，再次投水。

我弯下身子，轻掬了一捧池水，发现水温略凉，而放眼望去，池水在月光的照耀下，波光粼粼，景致迷人。除此之外，这池水看起来并无出奇之处。

我既然能从这池水中穿越而来，说不定这碧玉池刚好是一个穿越的出入口。如果我下水，说不定也能穿越回去。而今之际，已无他法，就算会赔上性命，我也得再试一次。反正，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还有什么可恐惧的！

“太子妃，太子妃……”小莲怯怯唤着，想是我脸色太差，将她吓住了，“若被巡逻的侍卫看到就麻烦了，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。”

“小莲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想在这待一会儿。”我和颜悦色轻哄。

“可是——”她迟疑地看看我，又看看池水，显见是心存担心。

“放心吧，我只是一个人静一静，不会想不开的。”好说歹说了一番，终于劝走了小莲。见她走远，我立刻沿着池边，慢慢将身体滑入水中。

## ●迷样男子

身子一沉下去，水立刻如冰冷滑腻之蛇般，从四面八方将我团团围住。心底一股强劲的恐惧感混合着心痛向我袭来，脑中画面忽闪，依稀浮现那日的情景——在碧蓝浩瀚的大海上，那双我所熟悉的强壮的手臂，狠狠掐住我的纤细白嫩的脖子，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我被推了下去，然后，四面八方涌来的海水将我浸透，还有无边无际的黑暗和恐惧。我第一次体验到，水，原来竟是这样的可怕。

我越沉越深，那股缺氧导致的窒息感已让我无法忍受。时空之门，看来并未向我开启，难道我要淹死在这里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要这样死去。我要回去，我还要向韩鑫讨





个交代，我哪能这样轻易死去。然而，即便我用尽全力，身体也似乎无法上浮，我只能绝望地在心底狂呼“救命”。

也亏得上天垂怜，就在我几乎要失去知觉之时，突然感觉腰间一紧，身体硬生生被人拉出了水面，不，或者说，飞出了水面。一阵晕眩后，我立刻深深吸了几口气，感觉胸口不再闷痛，这才撩开湿漉漉沾在额前的长发，看看究竟是谁救了我？

狭长的凤眼，有种说不出的妖媚迷人，直挺的鼻诉说着主人的坚强与傲气，薄唇微抿，似笑非笑，却让人心跳漏了一个节拍，立体的五官简直挑不出一丝瑕疵。原以为龙天行已经是世间少见的美男子，但想不到眼前的他竟比他还要迷人几分。莫非古代专产美男？我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。

“你是哪宫的公主，怎的半夜跑到池子里玩耍？”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。

公主？我古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太子妃都已经在宫中待了半年了，宫中怎会还有人不认得她？这人也真是稀罕。

“你如何断定我是公主？”

“你身上所穿的绸缎，宫中只有妃子和公主才穿得起。若你是妃子，在我怀中如此之久，只怕早吓得魂飞魄散，担心污了名节。”他看着我，眼底含着浓浓笑意。这时我才惊觉，自己尚在他怀中，一只胳膊还死死缠住他的脖子，实在有损形象。

我面上一红，哪里禁得起他这般取笑，飞也似的从他身上跳下。但转念一想，我这个现代人，岂能在一个古人面前示弱。

于是优雅地整理一身湿漉漉的衣服，挂上职业化的笑容：“多谢相救，不知如何称呼？”

“你不认识我？”这回轮到他说异了。

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我只识得天下之主，闲杂人等，可记不清楚。”那是，来到这里这些天，唯一见过的男人就是龙天行，这未来的君主。其他人我又怎么会认识。

没理会我的讽刺，他竟然哈哈大笑起来，表情还似十分愉悦。

这人有病吗，人家损他还这么开心，亏他长了这样一副好皮囊，真是白糟蹋了。

“好一个有趣的妙人儿！在下凤飞城！”说毕，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

“噢，今日多有不便，改日我自当亲自酬谢！”斜眼看到远处一队巡逻的士兵走来，我急匆匆地转身离去。这副模样要是被士兵看到，只怕到时候又是一场宫廷诟病。

哪知，刚走几步，手臂就被拉住，猛地被圈入他怀中：“明日此时，不见不散。”温热的气息在耳边流动，我的心一颤，没来由地面红耳赤，我用尽力气推开他，飞也似的逃离。

身后传来闷笑，我更是气得咬牙切齿。

凤飞城？谜样的男子，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我开始好奇。

回到紫莲宫,其他宫人都已歇息,只剩小莲在门口来回踱步。

见我回来,她满脸欣喜,快步迎上前来,“太子妃,您回来了?呀,怎么全身湿淋淋的?”

“嘘,小声些,快扶我回寝宫。”这宫中,争斗派系甚多,我的身边难免被安插了一些眼线。我来此不久,也搞不清谁是敌谁是友,所以万事也只能靠自己小心担待些。想不到在现代,我需同父亲的那些情妇以及觊觎南宫家财势的人周旋,到了古代,依然难逃这权力之争。莫非,这就是命?我摇头苦笑。

“太子妃,奴婢来伺候你沐浴吧。”小莲贴心地放好热水,扶我走了过去。

“嗯。”我虚弱地将自己交给她打点。闭上眼,身体在热水中慢慢舒展开来,徐徐的香气熏得我全身舒畅。我暗暗思索,看来今晚实验失败了,究竟是时机不对,还是一切只是巧合呢?如果不能原路返回,今后,我又该如何呢?还有这凤飞城,究竟是何许人?光看他那慑人的气魄,来历定然不简单。

“小莲,你知道凤飞城吗?”

“凤飞城,是凤羽国的凤飞城吗?”小莲的声音突然拔高,双眼更是闪闪发光,兴奋不已,“太子妃,您不记得了吗?他是凤羽国的战神,也是天下第一美男子。听说这世上的女子,只要见过他,都会被迷得神魂颠倒。”

战神?怎生说得这么玄乎。天下第一美男子,这称呼,他倒是当之无愧。

“你见过他?”

踌躇了一会儿,小莲才红着脸,羞涩地回答:“那日,路过御花园时,他正同太子殿下游园,匆匆瞥了一眼,虽未瞧仔细,但觉得是个谪仙般的俊美男子。”

谪仙?我微微一笑:“小莲,你倒会形容人啊!把他的事,与我说说。”

“凤飞城,既是凤羽国唯一的王子,又是凤羽国的战神。凤羽国皇帝皇后十分恩爱,而他是凤羽国皇后的唯一子嗣,备受宠爱。他自小天资聪慧,被一奇人收为弟子,因此,文韬武略样样精通。十四岁起,便跟随王叔征战四方,十八岁起,便能独当一面,自此以后,便从未打过败仗,故被称为战神,威名远震四方。再加上他俊美无双,因此各国的公主小姐,都想下嫁于他。听说,他这次来,是为皇后的生辰祝寿来的。”不等我说完,小莲已开始口若悬河,若她生在现代,定然是个超级娱记。

在烛光摇曳中,时间缓缓流逝。听完凤飞城的故事,天已微亮,我瞧小莲一脸倦意,便打发了她下去休息。

然而自己心下疑惑却甚多。这样一个重要人物,怎的突然来到这个向来井水不犯河水的锦绣皇朝。若说只是为了皇后的诞辰,却怎样也说不过去。看来,此间必有许多隐情。也罢,既然他约了我明日再见,我便好好探听一番。他从小征战四方,想必见多





识广，手下干将必然也不少，说不定能帮上我的忙。

我原以为自己定然睡不着，哪知合了眼，便沉沉睡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悠扬的乐声将我自睡梦中唤醒。抬头一看，窗外已是艳阳高照。

我起身侧耳倾听，仿佛是琴、箫合奏，我虽不懂音乐，却也听得出这音乐中所包含的那份指点江山的豁达气度。声音似乎离得并不远，究竟是谁人在弹奏呢？

“小莲，替我更衣。”我自小五音不通，因此对什么钢琴家、音乐家之类的分外佩服，每次听完演奏，总会心生结交之意，因此，在现代，我拥有不少音乐界的朋友。看来，这习性即便换了个时空，依旧难改，我不禁心头愉悦。这段日子，为了假扮夏紫澜，我揣摩着古人的心思说话，说着说着，几乎连自己都忘了自己究竟是谁。也常常分不清此刻究竟是梦境或是现实。只有这些只在现代拥有的习惯个性，才能让自己清晰肯定——我不是夏紫澜，而是南宫冉。

匆匆梳洗，换上一袭飘逸白裙，宽大的袖让我微微有些不适应。做个古代女子果然不易，这样的大热天，还要将自己捂得死死的。

再看看铜镜中的自己，杏眼粉腮，樱唇娇嫩，那一笑中，竟有说不尽的妩媚风情。这虽不是我自己的脸，心中却也得意起来。

“太子妃，您真的越来越美了！”小莲看着我，竟似有些痴了。

“贫嘴！”我抿嘴一笑，理理鬓发，便寻着乐声而去。

外头烈日融融，才走几步，便觉脸上渗出一层细汗。想我在现代是懒散惯了，尤其是这样的天气，断然是躲在空调房中嚼着冰饮解暑。现如今，别说空调了，连电扇都没有。总不能叫小莲一直扇风吧。唉，若不赶紧回到现代，这个夏天真不知道该怎么熬过！

想着想着，却突然发现脚下无路可走，抬起头来，只觉眼前一亮。一湖绝美的荷花，毫无预警地闯入我的视野。好美啊！我忍不住暗自赞叹！只见它们在烈日下娇艳绽放，绿的叶，红的花，或亭亭玉立，或含苞待放，也有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，将一湖碧波景致，染出七分颜色八分风情，真正应了那句古诗——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！”

再侧耳细听，发觉那清雅空灵的乐声，竟似来自荷花深处。我举目远望，原来湖心荷花深处竟有一座高台，上面隐约有几个人影。高台右侧似乎有木板搭的长桥，通到湖的南方。我兴奋至极，立刻绕到湖的南端，穿越那细细窄窄的长桥，来到湖心。只见两个男子在抚琴吹箫，一女子则和着音乐声翩翩起舞。这场景，竟觉得有说不出的风雅！

我正陶醉中，却发现乐声戛然而止，一声怒斥传来：“谁在那儿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，他们旁边还坐着一男一女，那男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龙天行。他这一声怒吼，硬生生打断了这天籁之音，众人也齐齐看向了我。一时间，我尴尬至极，真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。

暗叫了声倒霉，我整理情绪，面带微笑迎上前去。也罢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就大方些吧！



“参见太子。”我行了个礼,这些天,我从小莲处学了不少东西。正所谓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。在宫中,少说话多行礼总是没错的。

“嗯!”龙天行轻哼了一声,脸带诧异,“你怎么在此?”

“只是路过而已。听到绝美之乐,便来听听。”我不动声色开始打量眼前的一群人,龙天行身旁的女子一袭红衣,眉心有颗红痣,头上插着一朵极其华丽的牡丹,想必就是小莲口中的嫣妃了。见她看我的眼神躲躲闪闪,看来,推我下水的,必然是她了。

抚琴的男子,身着一袭白衫,一脸斯文俊逸,然一双黑眸却幽深似海,叫人猜测不透。见我直勾勾地打量他,他也不动声色地打量我。

旁边吹箫的男子,身材魁梧结实,皮肤略黑,然随意站着,便有一股稳意,想必是个习武之人。他倒不害羞,一边大大咧咧地打量我,一边笑嘻嘻地看着龙天行:“天行,她就是那个出名的太子妃啊?”

出名?什么意思?我看到龙天行眉头一皱,眼眸中闪过一丝恼意:“若没什么事情,你先回去吧!我不是叫你没事别到处乱晃吗?”

“皇兄?!你怎么如此说话!”说话的是那跳舞的女子,她的双眼十分清澈,想必就是小莲口中那个纯真的天心公主了。

我冷冷一笑,龙天行,你当我是好欺负的吗?

“莫非太子嫌我打扰了你们?”

“本来就是!”嫣妃看着我,一脸不屑。唉,一个弱女子,竟也如此毒辣,想这宫廷中,为了出人头地,什么肮脏手段都能使出,泯灭了人性,也真是可悲。

我淡笑着,轻抚额前碎发:“既是如此,那我先告退了!只是可惜了——”

故意卖了个关子,我优雅地转身,却将怒意深深隐藏于双眸之中。

“且慢,太子妃,刚才说的可惜,却是为何?”拦住我说话的,却是那白衣男子。

我微微站定,背对着他们:“琴是好琴,箫是好箫,舞是好舞,只可惜,曲子不对。”

“哪里不对?”

“刚才那首曲子,美则美矣,却好似夜莺呢喃,两位皆是胸怀大志之人,应有更澎湃之乐曲来舒展雄心壮志才对!”

“请赐教!”

## ①初露锋芒

我略一思索,回转身去,只见各人脸色阴晴不定。白衣男子同那吹箫男子,是一副拭目以待的表情;天心公主秀雅的小脸上则露出了担忧与不安之色,我不禁以一个安心的微笑;再看看太子一脸不悦,好似我会丢了她的嫣妃。嫣妃更是一脸看好戏的模样,面上露出讥讽之色。我心下觉得不舒服极了,在现代,我虽不敢说自己无人可比,



可好歹也是天之骄女，要才有才要貌有貌，哪容得人家这般瞧不起！也罢，今儿不露两手给他们瞧瞧，反叫他们得意了去。

我平复心情，对白衣男子微微一笑。

“可否借琴一用！”

“请便！”他儒雅一笑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我点头致谢，却瞧见太子眼中闪过一丝阴霾之色。我来不及深思，便细细轻抚眼前石桌上的这把古琴。只见它形制浑厚，以白玉制成，晶莹剔透，上面却只雕了一只凤凰，正展翅高飞，雕工细腻精湛，一看便知出自名家之手。轻拨两下，琴声铮铮，浑厚温润，果然是一把难得一见的好琴，我不禁面露喜色。

不错，我的确不通五音，不过只是不精通，并不代表不会。就算其他的乐器都不会，却有一样，我敢说自己是颇有自信的。那就是古琴。我外公出身音乐世家，精通多样乐器，尤好古琴。我虽没有遗传到他的音乐天赋，然自小听他弹得多了，便也学会了。他最喜欢弹奏的那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。只因，我也喜欢极了这首荡气回肠的曲子！

“献丑了！”

我端正坐态，笑若春风，纤纤十指按弦而动，一首豪情万丈、气魄万千的曲子自手下流淌而出。而我则合着曲子，高声吟唱！

沧海一声笑

滔滔两岸潮

浮沉随浪只记今朝

苍天笑

纷纷世上潮

谁负谁胜出天知晓

江山笑

烟雨遥

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

清风笑

竟苍寂寥

豪情还剩了

一襟晚照

沧海一声笑，

滔滔两岸潮

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 
苍天笑  
纷纷世上潮  
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 
江山笑  
烟雨遥  
涛浪淘尽红尘俗事几多骄  
苍生笑  
不再寂寥  
豪情仍在痴痴笑笑

一曲终了，只见四下一片寂静，我纳闷极了——怎的，莫非太久没弹，令琴艺退步了！抑或他们不喜欢现代的曲子？亏我先前还自信满满，现在不是自己捆自己吗？思及此处，脸上不禁有些热辣辣的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“好大的气魄，好一个沧海一声笑！”突然，一个声音朗声大赞，将我自尴尬中脱离。我抬起头来，一群人浩浩荡荡过来，还未看仔细，只见龙天行等人已纷纷跪下，高喊“参见父皇”“参见皇上”！我一惊，立刻俯身跪下。

“起来吧，起来吧。”那声音朗笑着，“别因为朕坏了你们的兴致！澜儿啊，想不到你竟弹得一手好琴，怎的从未听皇儿和朕提起！”我抬起头来，这就是皇帝吗？比我想的要年轻得多，好像才四十岁左右。长相与龙天行倒有七分相似，只是更加成熟温稳。但眼中那股慑人的精明，却叫人心惊。

“回皇上的话，我这点琴艺着实搬不上台面。何况，太子身边的，都是高雅之士，哪里看得上我这点雕虫小技呢。是吧，太子殿下？”我实褒暗贬，给了龙天行一颗不软不硬的钉子。龙天行面上一僵却也无话可驳，只是诧异地看向我，我却当什么也没看见，心下却暗自得意。哼，谁叫你得罪我的！

“噢，是吗。这就是皇儿你的不对了。我瞧澜儿这身琴艺，只怕宫中没几个及得上她。尤其是刚才这首曲子，不知出自谁人之手，这份豪情，让朕煞是钦佩。”

“出自一故人。”我脸上一红，这皇帝夸得太夸张了，我统共只会这一首。若让我再弹其他曲目，怕真是要出丑了！

“噢，朕倒很有兴趣见见你这位故人！”皇帝显然是兴致昂扬，连眉眼都似动了起来。

我心下好笑，怎么可能呢，莫说黄霏已去世，就算他未去世，你也见不到啊！不过，自古皇帝难伺候，为避免惹祸上身，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回答：“这位故人，已去世了！”

“噢，可惜了！”皇帝看着我，流露惋惜之色，“哟，心儿，你也在此啊？”

“父皇，你怎么到现在才留意到儿臣！”天心公主撇着嘴一脸娇嗔，惹得皇帝龙颜

